二初齋讀書記

二初齋讀書記卷三

尚書秦誓是能容之大學作寔能容之寔卽是也音雖轉而義則同詩實墉實壑箋謂實當作寔寔是也以寔通實始於毛氏之增韻而黃公紹韻會卽以爲誤知其不可通矣

東京賦狹三王之趢趗軼五帝之長驅或謂軼五帝句當在狹三王上乃順且叶韻愚案此文由三王而五帝由五帝而二皇以逆遡爲順也若依或說倒轉讀叶韻則有之順則未也

尚書盤庚曰優賢揚歷此劉淵林註魏都賦語也

今盤庚篇中無優賢揚歷之文竊意優賢揚歷當是從盤庚下心腹腎腸歷告云云處誤來豈非所謂烏焉成馬者邪

海賦洸瀁淮漢淮漢言洸瀁正古人用字精妙處凡水入海雖有汙泥溷濁爲海水鼓盪忽然不見如洸瀁然註謂淮漢之流小而且穢故洸瀁之體貼亦妙惟是漢水注江以注海不直達於海此海賦也而以漢言取叶韻耳

海賦註引伏滔望清賦乃是引後人之文反證前人之語凡註書欲求文義明晰亦須有此例讀此

知周人已開其端矣
甘泉賦漂龍淵而還九垠兮窺地底而上回此雖
假設言之然以地圓之理論之亦正得有是事卽
非莊列寓言之比矣
朱子謂海便與天接又謂海水無邊只是氣蓄得
在此條論海極確木元虛海賦雖文甚儁麗足繼
前良而未曾發明及此然篇首稱天綱浡潏李註
言水之廣大為天綱紀則亦略得其意也
春秋元命苞云天如雞子天大地小表裏有水地
各承氣而立載水而浮愚案卽元命苞所言之意

思之地之載水安知不又爲水之載地中庸振河海而不洩特就地言之以形容地之廣厚耳若通論天地之閒則地中之水之不洩還是天氣爲之振攝海賦云天綱浡潏其斯之謂與

思元賦悃河林之蓁蓁兮偉關雎之戒女愚案關雎猶言周南也舉其首篇而言戒女之女當如字讀因蓁蓁而思戒女之文所謂之子于歸宜其家人者也斷章取義則與上文歸毋氏而後寧之意亦有關會故佳至於嘉曾氏之歸耕兮二語則又明應歸毋氏義矣舊註引關關雎鳩云云非也

上林賦蒙鶡蘇與下被班文對當是蒙被鶡蘇之物於身用以絆絡白虎此四句相對成文李註未是無事棄日猶言無庸棄日也李註亦非

楊泉物理論云北極天之中陽氣之北極也極南爲太陽極北爲太陰日月五星行太陰則無光行太陽則能照故爲昏明寒暑之限極也愚案鍾山爲無日之地燭陰藉龍視而明此係子書之寓言騷人之寄興若以南北陰陽攸分精光稍有差等則亦未始不可信若遂如物理論所言則是太陽太陰之精竟亦不能無所待而明且非無私照之

義矣此非通達物理之言故附辨於此

孝經援神契云周天七衡六閒相去萬九千里八百三十三里三分里之一合十一萬九千里從內衡以至中衡從中衡以至外衡各五萬九千五里（五里當是五百里之譌）愚案七衡爲蓋天圖數不數南極但以分至日道爲圖象準倚蓋而又必除北極中青圈起數則十一萬九千里及五萬九千五百里與萬九千里八百三十三里三分里之一之數適相符合也（三分里之一謂百步）

告子曰生之謂性若漫以知覺運動爲性告子亦

淺人也孟子何必辭而闢之若因知覺運動而推深以求性則仍與孟子言性一例非告子本意也朱註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所以二字須玩蓋即佛氏妙明心也運水搬柴頭頭是道恰合此註所以知覺運動之義

告子執拗人也言生之謂性不巳又言食色性也此最須善會其甘食也試問甘之者何物其悅色也試問悅之者何物如此印證性也之意乃明若漫以甘食悅色立說則亦饕餮之輩靡麗之徒而已矣孟子何必辭而闢之

必謂告子遂與佛氏同此非也蓋佛氏深而告子淺也偶思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云云其不得即爲佛氏學亦明矣然生之謂性性無善無不善如此言語即欲謂非後世空門之所祖而不可得告子之於佛氏其亦所謂有開必先者乎

天機啓則律呂自調六情滯則音律頓舛沈隱侯答陸厥問聲韻書語也論文之妙無過於此

陸士衡歎逝賦指彼日之方除豈茲情之足攪二句承上莫寐等字而言猶云晝夜循環日日如此茲情曾何足以攪亂於中乎所謂茲情即指日月

其除言也呂向之註勝李善遠矣
曹子建洛神賦骨象應圖當即指張河閒七辯中
假明蘭燈指圖觀列之圖言之凡七辯中形似創
成腰如約素靨輔巧笑清眸流盼云云皆子建所
祖則此圖字所由來亦易明矣李善及五臣註俱
未之引何也
張河閒同聲歌云燈光稱列圖與七辯假明二語
意正相似其言素女當即是圖中所畫高誘淮南
子註素女黃帝時方術之女也此詩之意言圖中
所畫當以素女為師其儀態盈溢照耀萬方衆夫

所希見之人也乃是天老用是女以教軒皇方術者也侍夕後房覽圖懷古何樂如之其措詞甚雅正纔與情好新交接恐慄若探湯之意不背後人錯解至成種種異說毋乃饕香以爲朽邪張天如河閒集序云同聲麗而不淫婁東誠知言矣

豈是皆以脩身爲本毛西河欲依古說作專是皆以脩身爲本至一切二字則引漢禮樂志以意穿鑿各取一切後漢王霸傳以徼一切之勝謂皆便宜苟且之謂至以一切爲大凡大槩又謂是佛家語如一切功德一切冤家之類音砌不音竊豈可

註經自朱子章句有此而宋後爲字書者皆載入大凡大槩且引大學此文作證嗟乎古文從此無分辨矣愚案毛詩壹發五豝以壹通一西河亦曰爲通字矣又史記荆燕世家載田生屏人說張卿曰臣觀諸侯王邸第百餘皆高祖一切功臣索隱云案此一切猶一例同時也非如他一切訓權時也然則大凡大槩之解朱子以前固有之矣史記及史記索隱豈宋元以後輯書乎（西河書中稱勿爲宋元以後輯書所惑）西河學最淵博然與朱子有意牴牾故亦不能無疎謬

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云云兩莫字略加一逗
孟子意思便顯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借
此發明義字議論最爲警動由是則生而有不用
也二句上是字指甚於生言下是字指甚於死言
此天之所與我者此字舊本作比趙註此乃二字
舊本作比方皆形誤也依舊本則比方之中郎含
下大小分列之義孟子此節詳辨耳目之官心之
官原取比方意思舊本自不可易朱子集註云未
詳孰是亦未嘗必以舊本爲非也
天道福善禍淫有時而差此亦人據目前所見言

之久自不差也讀班孟堅幽通賦厥指甚明幽通賦自道混成而自然兮以下語語精要最足令人感動勝平子思元遠矣

案張衡本傳云衡常思圖身之事以爲吉凶倚伏幽微難明乃作思元賦以宣寄情志是故思元之作非說理之文也況衡躭好元經歎爲漢四百歲書則卽以爲說理不出八十一首以上

二女感於崇嶽兮或冰折而不營意謂當周流之時或有妒娟小人少長並進以相感如所稱玉女宓妃浩蕩不如所羨也者則乾冰變爲兌毀折有不可經營之象焉

稱答賦不好交接俗
此卽本傳所稱從容澹靜不好交接俗
人之證也天蓋高四句又復言決當飛遯保名之
意以起下傚裴云云玉堦天也毋氏道也天指蒼
蒼之體道則其所以爲天者蓋太元之實也於筮
言天於卜言道其義亦相因而及耳
思元賦愁鬱鬱以慕遠兮八句形容赤道之下光
景倘卽今西說所稱熱帶地者邪揚芒熛而絳天
兮水泣沄而涌濤人不能至熱帶地讀此二語可
以目想心遊
日出於暘谷入於濛汜其正中乃昆吾也對昆吾

而言之則莫名其處矣故曰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

歎逝賦末段妙思道情解累娛老命意可謂高矣然而晉人之學元學也讀離卦九三程伊川傳云云平淡之中理極穩愜士衡何足以知之

靈憲日月徑不分別言之法尚未密至謂得地廣二百四十二分之一是與今西法大異矣恭讀

御製儀象考成知日月地各有大小之比例日最大地次之月最小新法日徑為地徑之五倍有餘月徑為地徑之百分之二十七強

顏延年皇太子釋奠會詩物性其情理宣其奥性字五臣本作任愚案性其情本周易王輔嗣註輔嗣解易參涉老莊似於古易本旨有閒然其註語用入詩中便覺精妙異常設以李善本之物性其情改從五臣本之物任其情則全詩氣象爲滅矣此經腴之所以可貴也

凡作文有必須引用之故實而鋪寫則遂不工者須出之以簡練謝宣遠張子房詩爵仇建蕭宰定都護儲王江文通別賦韓國趙厠吳宮燕市

顏延年秋胡詩義心多苦調密比金玉聲云云何

義門評此處反不詳敘何也愚以爲此詩之妙正在於不詳敘高張生絕弦聲急由調起以下詞簡意該闋然而止得體而愈覺有情此古人文章之妙也

向讀謝莊月賦愛其後半神情美妙今讀之并愛其前半文詞簡質蓋古人作文以事理爲主不貴單寫景物是以根柢確實之言斷不可少也或於沈潛既義云云評云是學究語者此非知文之人矣

鮑明遠行藥至城東橋詩開芳及稚節含采答驚

春吝猶惜也鶯春對雅節而言則亦莫春之謂也六朝人文法往往有如此者善註語意尙未穩愜至張銑以爲含其光彩鶯惜春序恐時過年謝云云將吝鶯二字連讀旣與上句不對且其句法亦甚不佳矣

或問神仙之說於程子程子曰若說白日飛昇之類則無若言居山林閒保形鍊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愚因思阮嗣宗詠懷詩云焉見王子喬乘雲翔鄧林獨有延年術可以慰我心與程子之言可相發明

曹子建驅車篇神魂所繫屬逝者感斯征此與劉公幹贈五官中郞將詩常恐游岱宗不復見故人同意援神契異說是時蓋盛行之也自後遂有泰山治鬼之說矣

毛西河考訂之學原有朱子所未經道及者如陽貨稱大夫西河曰季氏家臣原稱大夫季氏是司徒下有大夫二人一曰小宰一曰小司徒此大國命卿之臣之明稱也故邑宰家臣當時得通稱大夫如郈邑大夫郰邑大夫孔子父鄹邑大夫此邑大夫也陳子車之妻與家大夫謀季康子欲伐邾

問之諸大夫季氏之臣申豐杜氏註爲屬大夫此家大夫也然則陽貨大夫矣愚案司徒下有大夫二人小宰小司徒說本崔靈恩而西河引以證陽貨得稱大夫曲暢旁通極爲精妙考古者不可不察於斯焉

禮記祭義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於蠶室註謂諸侯夫人三宮半王后也又夫人繅三盆手遂布於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疏又謂此雜互天子而言之以天子有三夫人就其中取吉者若諸侯唯世婦之吉者以爲主領愚案前所

稱卜三宮之夫人亦當指天子之三夫人言之方與本文前後畫一至副褘王后之服而云夫人則註謂容二王之後與者是矣又案世婦卒蠶言諸侯之世婦以包天子之三夫人也遂副褘而受之言二王後之夫人以包天子之后及諸侯之夫人也夫人繅三盆手言諸侯之夫人以包天子之后也大抵此經都係互文見義觀前言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後又言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可見孔疏所謂雜互言之者其義甚確矣

尚書多士昔朕來自奄孔傳謂先誅三監後伐奄

淮夷多方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孔傳謂周公歸政之明年淮夷奄又叛魯征淮夷作費誓王親征奄滅其國據書所言伐奄總在成王之時故顧寧人曰伐奄成王時事上言相武王因誅紂而連言之耳而毛西河又謂多方本文明云至于再至于三舊儒亦明註再叛三叛是以周公伐奄有三一是相武王時伐奄孟子所云是也孟子伐奄與誅紂連文其云三年者趙岐註謂武王伐紂至孟津還歸二年復伐前後三年此正與誅紂是一時事一是周公攝政初年又伐奄多士所云是也一是周公從成王居洛之後又伐奄多方所云是也

書序謂之踐奄周本紀謂之殘奄　愚案相武王時伐奄孟子本文也何得因他經書無考而轉疑孟子伐奄亦是成王時事且據事理論之當時助紂爲虐惟奄爲最大之國豈有既誅紂而可以不伐奄之理豈有討紂而可以不討奄君之理反覆思之覺西河考訂之學誠有出於亭林之上者矣

古人作文雖描畫山水必有引經據典之意乃爲眞風雅孫興公遊天台山賦開首敘天台山處意致不凡非後人之所及

聲韻之學與樂通者也沈休文撰四聲譜以爲在

昔詞人累千載而不寤而獨得胸衿竊其妙旨自謂入神之作然其答陸厥問聲韻書有云靈均以來未經用之於懷抱固無從得其髣髴矣若斯之妙而聖人不尚何邪此蓋曲折聲韻之巧無當於訓義非聖哲立言之所急也是以子雲譬之雕蟲篆刻云壯夫不爲愚案以精通聲韻之人而作如是云云不得謂非高識遠見之君子矣又讀其脩定樂書疏有云禮記是行已經邦之功故前儒不得不補綴以備事用樂書體大而用緩非人臣急事故言之者寡愚案體大而用緩非人臣急事休

文此言眞體要之辭也與前論聲韻處互相發明

班爵祿之說孟子勝於他經書

百畝之糞竊謂當從王制作分爲長蓋聲相近而誤

讀書記卷三終

二初齋讀書記卷四

謝元暉京路夜發云曉星正寥落晨光復泱漭猶霑餘露團稍見朝霞上寫昧旦之景極其清妙猶憶草香王師嘗稱元文宗自集慶路入正大統途中偶吟詩有云二三點露滴如雨六七箇星猶在天此則不煩描繪天然入妙方諸謝詩其亦所謂後來居上者與

左太沖三都賦序云論者莫不詆訐其研精於研精而稱詆訐蓋是反言以見意如云何必如是其研精者也

左太沖三都賦成張華見而沓嗟愚嘗謂讀三賦

及註可當一部博物志今思之蓋不然此三賦者

義取本實體歸詁訓豈博物志閎誕迂誇之詞所

可同年而語也哉

左太沖蜀都賦幽思絢道德註引鄭康成曰文章

成謂之絢此解絢字極精論語素以爲絢兮之旨

得此亦愈明也何註但謂絢文貌者不如鄭說遠

甚矣繪說文云會五采繡也解繪字亦精何註但

謂畫文者亦不如也

左賦幽思絢道德絢字係活用論語素以爲絢之

絅作如是觀更明

經綸立本知化由道而性而命逆推而上之辭也

論至誠章大義當以知化育為歸宿處達天德者

天字即浩浩其天天字中庸以天始以天終不特

上天之載云云為全部結穴也

說文軏車轅耑持衡者輗大車轅耑持衡者論語

大車無輗小車無軏註云轅端橫木當即說文所

稱大車轅耑持衡者並非即指為言轅端上曲鉤

衡當即說文所稱車轅耑持衡者並非即指穹窿

上曲之軥身言上曲鉤衡既蒙轅端言之必是轅

端之處更有上曲所以鉤衡邪疏謂軶從軫以前稍曲而上解上曲二字亦指輈身言之是誤解註意也

左右芼之之芼傳箋俱訓擇孔疏釋言云芼搴也某氏曰搴猶拔也以芼訓爲拔而此云芼之故知拔菜而擇之也朱子集傳據禮記內則芼羹及雉兔皆有芼註改訓熟而薦之由求釋言云流求也而采而薦次序秩然然經既曰左右芼之左右之言與上兩左右一例自不應取熟而薦之之義傳箋既得芼字本訓按諸經文亦昭晳一則毛鄭之說固不

可廢也

江有汜江有渚鄭箋大小流溢之說解與義極精而江有沱無解愚案江有沱當即倣江有汜之例首章反喻二章正喻三章又反喻抑揚往復風詩妙旨正於此顯其義易解鄭故不言非箋其二而闕其一也

靜言思之不能奮飛此仁人之所以爲仁也

小星下接參昴參昴大宿不得目爲小星準此而思三五之義當從古說可知蓋實陳其數曰三五確指其方曰在東玩其辭意決非衆無名之微星

可得而當之者也

長笛賦、瓠巴聑柱註引說文曰聑安也丁篋切懸

案對弛懸言之則所謂安者當是放下之義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鄭箋云黎國在衛西今所寓

在衛東愚案序言黎侯寓于衛寓之爲言當無定

方則鄭箋理或可信況玩詩文義自當從朱傳第

二說爲長也

瑣兮尾兮章毛傳云瑣尾少好之貌流離鳥也少

好長醜始而愉樂終以微弱褎盛服也充耳盛飾

也大夫褎然有尊盛之服而不能稱也愚案如傳

所言足見黎臣見微知著意思深遠且以上各章俱微寓責望之意至卒章并爲衞憂思患預防意在言表愈見忠厚之至所謂可以怨也若衞之君臣能體瑣尾章意則可無縈澤之變矣瑣兮尾兮兩兮字非叔兮伯兮之例乃用綠兮衣兮之例傳稱瑣尾少好之貌是以瑣尾見少好非尾字有好義也孔疏遂謂瑣者少貌尾者好貌愚未敢信其然矣

爾雅釋鳥鳥少美長醜爲鶹鷅註鶹鷅猶畱離詩所謂畱離之子疏按詩邶風云瑣兮尾兮流離之

子陸璣疏云流離尾也愚案陸璣疏所謂流離尾也者蓋謂瑣兮尾兮尾字是謂流離之尾也汝墳以赬尾見魚勞旄邱以瑣尾見鳥美此一例也毛西河續詩傳鳥名卷以流離比杪謂雖微末終當爲患然狄人現在追逐黎侯即不可視爲微末且於古說少好之義無取不得從之也

簡兮篇朱傳簡易明白勝傳箋之說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朱子體貼極精覺古註所謂碩人宜在王室者猶未得詩人之意也

泉水篇朱子以諸姬爲姪娣又以諸姑伯姊即爲

諸姬遂啓世儒之疑愚案言情之作但取寓意即如毛傳所云父之姊妹稱姑先生曰姊合諸詩義自不礙也不然駕言出遊曾遂眞往肥泉須漕乎西河毛氏斥朱子之非而必以夫之女兄弟爲諸姑戚里中之長已者爲伯姊未免說詩之固矣

不瑕有害毛以瑕爲遠案古遐字皆作瑕鄭以瑕爲過其害字毛如字鄭音曷愚案此當如范逸齋云自謂雖不爲瑕疵而未免有害於禮則參用毛鄭之長爲得其義也若朱傳瑕何古音相近通用者本表記瑕不謂矣鄭註然彼言瑕不此言不瑕文義自

非一例而傳箋又俱不訓何恐其倘非定說也

偕老篇上言副笄六珈（毛傳云副者后夫人之首飾）而下言其之翟也此亦可爲副通后夫人翟專王后之證

象服是宜鄭箋云象服者謂褕翟闕翟也人君之象服則舜所云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之屬愚案如箋言象服而法度之意見如集傳言法度之服而象意不見

自古有公馬有國馬則必有民馬周禮所謂六畜車輦者是也騋牝三千詩特形容衞國之富耳鄭箋必據校人之文謂邦國馬千二百九十六匹三

于過禮制此章俊卿所謂鄭氏好以禮訓詩是案
迹以求性情者也
蝃蝀箋云朝有升氣於西方終其朝則雨氣應自
然愚案箋說極精朱子集傳蓋未定之書也毛西
河謂虹見而雨止晚虹耳諺曰晚虹而雨止朝虹
而雨起田家五行詩曰朝日黨不到晝
重較傳謂卿士之車疏則改爲侯伯之車其實凡
車皆重較並無單較不必執一言之
綠竹之解毛傳與史記漢書不合然毛傳爲長何
也史記漢書援據經書原不免譌舛今攷綠竹之

綠大學爾雅說文水經注並作菉字竹韓詩作薄字云篇筑也石經同則毛傳以綠竹爲二草其說蓋有傳受水經注云漢武帝塞決河斬竹木爲用寇恂爲河內伐竹治矢今通望淇川無復此物惟王芻編草不異案此則淇上無竹由來已久而所謂王芻編草正與毛傳義合（水經注編草當即毛傳萹竹）亦可互相發明若夫陸璣以淇澳爲二水菉竹爲一草則與毛氏古義不合不得從之也

考槃之義朱傳陳氏之說爲長惠半農先生主槃琴言之蓋亦從陳氏說引而伸之

言既遂矣朱傳云與爾始相謀約之言既遂愚案所相謀約當是勤勞治家之事非謂淫奔期約之言也前云以我賄遷繼云三歲食貧此云言既遂矣則前貧後富可知而衞俗之惡於此益見矣

及爾偕老二句箋云我欲與女俱至於老老乎女反薄我使我怨也愚案將及爾偕老作男子之辭老乎一頓實爲棄婦傳神此箋體貼極妙但與桑落黃隕及序華落色衰之意不合則劉安成之說或亦可從耳

大車傳云天子大夫四命其出封五命如子男之

服疏云毛意以周禮出封謂出於封畿非封爲諸侯也古者大夫出封聽訟得如子男之服愚案以出封爲出於封畿說甚新奇亦可補周禮古註之所未及

火烈具舉傳箋俱轉烈爲列愚案列人持火俱舉甚得當日在藪形勢不但如疏所稱無取爛熟之義者也疏又謂省田故持火炤之此不必拘張平子東京賦引詩直作火列李註即用列人持火語

具舉始持火也具揚火揚起也具阜火熾盛也熾盛則田事將畢故下接云云

稽叔夜琴賦紛文斐尾李註文彩貌愚案斐尾之尾當作娓娓訓美本說文若尾字古但通微如尙書鳥獸孳尾史記作鳥獸字微是也而無文彩意亦並無美意

爾雅輿革前謂之鞎後謂之茀竹前謂之禦後謂之蔽郭璞註鞎以韋靶車軾茀以韋靶後戶禦以簟衣軾蔽以簟衣後戶愚案鞎與茀皆革爲之詩所謂朱鞹是也禦與蔽皆竹爲之其蔽則詩所謂簟茀是也不言禦者蓋省文也陳祥道以禦與蔽通稱簟茀其言蒙混不明

河水淸且漣猗朱傳甚得經旨不必如毛傳云伐
檀以俟世用若俟河水淸且漣也惟不稼不穡四
句自當指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者言則古說爲
長矣
伐檀孔疏廛里在國中而遂人授民田夫一廛田
百畝是廛不謂民之邑居在都城者與又陳氏釋
文古者一夫田百畝別受都邑五畝之地居之故
孟子云五畝之宅是也愚案此與孟子五畝之宅
趙註不同然趙註之說三禮並無其文疑此云云
或當可據

獠本肖田（釋天文取燎義）而亦爲獵之別名（見代睄疏）文選賦中所用獠字都取獵之別名之義

五畝之宅趙註廬井邑居各二畝半以爲宅冬入保城二畝半愚案漢食貨志云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于邑此特春耕冬藏之謂也趙註蓋即本此意言之而欲傅會二十畝爲廬舍之云遂分在田在邑兩說此實未足憑信至若毛西河謂此二畝半當云在井邑不問有城與無城並得入保此則用意亦是而解字則非晉語尹鐸請於趙簡子曰以爲繭絲乎抑爲保鄣乎韋昭註小城曰保

引禮記遇入保者以爲證然則卽欲如趙註之說當亦指井邑中小城言之若既無城何云入保此西河之說之未免於幸也

山有樞定當從序刺晉昭公之說則全詩意味甚長毛傳國君有財貨而不能用如山隰不能自用其財解與義亦精蓋所謂他人者指沃言也若謂解憂失其旨矣

揚之水箋云激揚之水洗去垢濁興桓叔盛強除民所惡民得以有禮義愚案水經注涑水西南逕左邑縣故城南故曲沃秦改爲左邑詩所謂鵠也

涑水水流急濟輕津無緩故詩人以爲激揚之水

此詩之旨箋義勝朱傳也

綢繆疏云毛以爲婚之月自季秋盡於孟春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乃得以仲春行嫁三章皆舉正時以刺之三星參也在天十月在隅十一月十二月在戶正月中月令孟春之月昏參中鄭以爲婚姻之禮必在仲春今指天候以責娶者三星心也一名火星在天三月之末四月之中在隅四月之末五月之中在戶五月之末六月之中月令季夏之月昏火中愚案綢繆之解毛鄭雖異然當並存以

經無實指而兩說俱通故也朱傳宗鄭說而又通指一夜言之則於刺婚姻失時之義未備似當仍從古說爲長

維子之好承上章維子之故言維其故舊是以愛好不然自我人究究而何愛好之有

先配而後祖玩傳文義當是鍼子送女時所見之事所謂祖者定指婦至時士告廟女謁廟之禮言杜解專主逆婦必先告祖廟之說似非

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爵爲周之同姓卽魯侯朝薛亦無解於姬爲同姓任爲庶姓此二語

者特一時立言之妙借作好語以息二國之爭耳讀者不可誤認

載獫歇驕朱傳之說始於文選張銑註李善註中即無是說鄭箋謂達其搏噬始成之也愚案載字古義訓始亦訓成依鄭所解適合遊北園時調習田犬之意似不必以昌黎畫記有騎擁田犬者比類言之也

陰靷之陰箋云揜軓在軾前垂輈上疏云陰揜軓者謂輿下三面材以板木橫側車前所以陰映此軓故云揜軓也垂輈上謂陰板垂輈上也愚案此

疏悉準康成之意言之與鄭司農軌謂式前之說不同朱子詩傳原本襲疏而云軌在軾前割去揜字則仍用司農之說矣下又仍云陰映此軌理不可通疑有脫字安得善本校正之

梁輈傳云輈上句衡也疏云輈從軫以前稍曲而上至衡則居衡之上而嚮下句之衡則横居輈下如屋之梁然故謂之梁輈懸索居衡之上而嚮下句之即所謂上曲句衡者即所謂車轅耑持衡者梁輈梁字定指衡言輈名梁輈則持衡之意已顯安成劉氏謂梁輈即軏也旨哉言乎

齊桓霸圖初定首欲顯尊王之義桓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請周師心事顯然可見自此以後不復請者實無假於周師故也若依公穀以單伯爲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則亦僅如翟會伐之例齊桓心事因此遂晦信左氏之勝於公穀也

春秋桓十六年冬城向杜解詩云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此未正中也毛詩方中之義得此解乃明勝於傳箋所謂昬中而正四方者

公見大豕而從者見彭生皆妖鬼莊八年左傳杜解謂之皆者杜意蓋謂兩鬼也實則一鬼非兩鬼觀下文

自明

昭十二年左傳克己復禮仁也克己二字論楚靈便淺告顏淵便深聖人之言徹上徹下所以爲妙晉書祖逖爲豫州刺史克己務施不啇貲產所云克己但謂刻己以惠人耳左傳克己葢亦此類豈可與魯論同日而道哉

周室衰微而五霸迭興此天下之大勢實即由封建轉爲郡縣之先幾也孟子深識春秋之旨故曰敵國不相征春秋無義戰至對梁襄王直言定于一撥孟子胸中即廢封建立郡縣亦未必不謂爲

然此所以爲命世亞聖之大才

井田非封建不行此宋儒語也夫井田誠亦難行然安見後世行封建必可以行井田且郎郡縣而意美法良流惠人間此郎井田之實也孟子命世亞聖之大才其最高處在若夫潤澤之一語

就盈數焉杜解數滿於十愚案自十而百而千而萬而億皆十也故論語曰回也聞一以知十

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有謂利用賓于王句爲衍文者初亦信之既而思之四變爲乾有國朝王之象則必須全舉六四爻辭纔得顯明之卦之

義下文利用賓于王特重言以申明用賓之義耳往復思議當日周內史神情如覩故知古書未可率爲刪改也

南方之原孔疏引莊二十七年原仲證陳有大夫姓原此註疏之鑿

公庭萬舞下接有力如虎二句即知萬舞是干舞不待下章抽言籥翟始信萬舞中無籥翟也簡兮詩疏據公羊傳籥者何籥舞萬者何干舞之語以證毛以干羽爲萬舞之失愚謂莊二十八年左傳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爲館於其宮側而振萬

焉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夫以是舞習戎備尚得謂之非干舞乎然則萬舞之解公羊爲得其實矣

楚騷原本風詩而其流自別如月出一篇實已開離騷之端矣草香王師云然

澤陂疏北方人便以藕爲荷用其母爲華名習俗傳誤失其正體愚案左太沖魏都賦云丹藕淩波而的皪此即用其母爲華名者也

喪服小記云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朝服縞衣素裳然則大祥之祭當服朝服縞冠素裳素韠朱傳本

毛義謂素冠故素衣不若鄭箋改訓素裳爲優鄭
氏好以禮訓詩於此等詩宜其勝毛矣
素冠章一則以祥祭當朝服知素衣爲素裳一則
以下章有素韠而禮韠從裳色益知當爲素裳孔
疏云喪服始終皆無韠素韠是大祥祭服之韠
召陵之師若便斥楚無王猾夏非不詞嚴義正而
楚勢甚强未必降服生靈塗炭伊於何底管仲措
詞之妙未嘗不責其無王而言意隱約在可進可
退之間楚覩齊盛因之卒帖天下從此得安此管
仲霸齊之才實管仲安天下之德也孔子稱齊桓

之正管仲之仁召陵蓋其大端與

堯典中星孔傳謂七星並見準星鳥之例則經文明有中字孔傳自不可從馬鄭謂正中之星當爲定說惟星火之屬仲月未中似於天象不合不知恒星隨天左旋自東而西又有自行度分自西而東明季西人第谷殫精推測定恒星每歲東行五十一杪約七十年有餘而行一度驗之於今尚無差忒恒星既不常厥處則中星亦當隨時不同不必據呂令以疑唐典也若王肅以所宅爲孟月日中日永爲仲月星鳥星火爲季月讀仲爲中言各正三

月之中氣則經何不言以正春中而言以正仲春以意立說斯實無當於經義

堯典疏東龍西虎皆南首而北尾南鳥北龜皆西首而東尾愚案曲禮云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爲上此亦準乎天象也

閱毛西河大學證文知有兩賈逵一熹平間受諸經者一政始同虞松等校石經者

同復于父敬如君所大率古之筮者每有此等言語僖十五年左傳杜解所謂雜占所謂臨時占者或取於象或取於氣或取於時日王相以成其占

若盡附會以爻象則構虛而不經讀易者亦須知此意

焦氏易林周易卦林卦林見東觀漢記亦杜氏所謂雜占之類也

讀書記卷四終

二初齋讀書記卷五

讀豳風知古人思患豫防之道至矣盡矣

男之野功畢可以上入都邑之宅治宮中之事鄭箋文也疏云宅在都田在野觀此益信五畝之宅

趙註之非

西京賦以九罭對罣罷且玩上下文云云知平子之意亦是以九罭爲小魚之網如毛傳所謂緵罟小魚之網者

鄂不之訓鄭勝於毛如所謂喻弟以敬事兄兄以榮覆弟恩義之顯亦韡韡然者於興義爲甚有情

也

僖二十三年左傳公子受飧反璧今俗辭謝禮物謂之璧謝其原蓋出於此

李漸卿所輯賦苑載先秦迄於隋末得賦八百七十五首其閒或錄之諸集或掇之藝文或止載片詞或僅存小序務存成目不計闕文亦古賦之大觀也此書每葉二十行每行二十字今將篇幅大者錄識於下以四葉爲率三葉半有餘卽從四葉算其未及三葉半者卽不錄識卷之一先秦無大篇卷之二西漢司馬相如上林賦六葉揚雄甘泉賦四葉羽獵賦四葉餘卷之三東漢馮衍

顯志賦四葉餘杜篤論都賦四葉餘班固西都賦六葉東都賦并詩五葉餘張衡西京賦十葉東京賦十葉南都賦四葉餘思元賦七葉馬融長笛賦四葉王延壽魯靈光殿賦四葉卷之四三國何晏景福殿賦五葉餘卷之五兩晉左思蜀都賦五葉吳都賦十葉魏都賦十葉嵇康琴賦五葉卷之六陸機文賦四葉餘潘岳西征賦十一葉思游賦四葉郭璞江賦四葉餘卷之七南北朝謝靈運山居賦十葉征賦十葉餘卷之八梁孝元帝元覽賦九葉餘沈約郊居賦七葉沈炯歸魂賦四葉庾信哀江南賦

九葉由此觀之乃知自古以來大賦字數俱在五千以內無有至於一萬言者也

羣書考索洪氏曰連山歸藏惟當即易求之尚有可言蓋坤卦歸藏遺意也故全體皆言地道艮卦連山遺意也故六爻皆列人象愚案依洪氏說則與夏正人統殷正地統互相發明

或問程子曰易重幾何程子曰易重一斤初意易有三百八十四爻一斤凡三百八十四銖故有此語及讀參同契云兩弦合其精乾坤體乃成二八應一斤易道正不傾始知一斤二字實有所本楊

升菴引漢志註云二篇之策陰陽變動之象十六兩者四時乘四方之象以解程子之言尚非確證宣王考牧一詩詩中有書後人多少好詩都原本於此信乎學詩之必從三百篇始也

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或謂爲東遷後詩愚案上文言心之憂矣卽是憂其將然之辭且首章念我獨兮箋言我獨憂此政夫他人猶不覺而我獨憂之是事幾未著之時也猶得謂爲東遷後詩乎且依朱傳或說則燎之方揚句亦難解豈有周旣東遷而猶謂燎之方盛之時者乎然則詩序謂大夫刺

幽王毛傳謂詩人知其必滅周者其義無以易矣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此亦如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之意必謂爲東遷後詩則孟子所云以辭而已者也詩序子夏所爲親受聖人不信詩序而徒固執於文字之閒以改易經之世次將如孟子迹熄詩亡之義何哉鄭康成改詩序刺幽王爲刺厲王因謂王流于彘無所安定其說亦通若孔疏直以周宗爲可宗之道先王之法則亦何必如是委曲言之也

閔雨無正下朱傳所載歐陽公語因疑全詩之序義例似乎太明然以漢廣德廣所及例之則知小序亦有此體未可以輕議古書也

天之生我我辰安在箋謂六物之吉凶疏引昭七年左傳歲時日月星辰以實之後世星家之術本此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後世堪輿家之術本此

后倉曲臺記當即漢書藝文志所謂倉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者也非即禮記藍本

惠紅豆先生評大東詩疏云西法製遠視鏡見天漢皆星因遠而小故下但見其光耳愚案人所視爲天河者實由微星積成白光左太沖蜀都賦云騰波沸涌珠貝汜浮若雲漢含星而光耀洪流經文監亦有光當即左賦光耀之義

都人士首章齊魯韓三家所無而襄十四年左傳引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知左氏所據之詩卽今毛本也

韓詩說正義明堂五經之文所藏處此說明堂之義甚新識之以廣異聞

則篤其慶箋謂厚明大伯之功美不若朱傳云以厚周家之慶者其義較大

豐水有芑朱傳並存二說其第一說意義闊大若第二說不但有芑之云終非賦體而且仍就遷鎬言之則亦但爲複舉上文之詞已耳

爰方啓行傳云方開道路去之幽蓋諸侯之從者十有八國焉疏云夏人迫逐公劉則是有兵圍遶爲之阻難故云方開道路而去之豳也愚案上文云弓矢斯張干戈戚揚正以道路有難故須耀威講武方能開道路而去之豳則啓行之義傳疏甚爲得之不可但謂如發程之例矣

皇矣篇依其在京公劉篇于京斯依蓋古者高邱自取依倚之義故京依二字往往相連朱傳訓依爲安則又從依倚之義而申言之耳

取厲取鍛傳云鍛石也箋云鍛厲斧斤之石朱傳

則以鍛爲鐵愚案鍛字之義說文訓爲小冶廣韻訓爲打鐵未聞即以爲鐵也陸氏釋文謂鍛本又作碫則與毛鄭訓石之義相符當從古註爲是

卷阿疏云阿以岸曲而來風猶王以體屈而致賢又云周公之言無逸者心也召公之言優游者事也如此等語其義極精可以深玩

詩云惠此中國中國對諸夏言之謂京師也孟子云北學於中國中國對南蠻言之謂諸夏也同言中國而所指不同經書中類此者多矣

夸毗體柔本諸爾雅況下接威儀卒迷則此句定

當就形體言傳箋之說不可易也
讀亦既抱子亦聿旣耄二語則序謂衛武公刺厲
王亦以自警者其義益信若但云自警未免語焉
不詳也
聽言則對誦言如醉箋云貪惡之人見道聽之言
則應荅之見誦詩書之言則冥臥如醉愚案相如
工爲形似之言二班長於情理之說康成箋經亦
具此美後儒自爲立說不如鄭箋體貼絕妙也
風俗通泰山一曰岱宗岱始也宗長也萬物之始
陰陽交代故爲五岳長王者受命恒封禪之愚案

萬物之始陰陽交代後世泰山治鬼之說實造端於此

烝民箋云天之生衆民其性有物象謂五行仁義禮智信也其情有所法謂喜怒哀樂好惡也疏引服虔左傳之註以爲好生於陽惡生於陰喜生於風怒生於雨哀生於晦樂生於明是六情有所法也愚案仁義禮智信即人心中木金火水土也故以物屬性喜怒哀樂好惡並法則天之陽陰風雨晦明也故以則屬情訓字精實可與宋大儒之說並存而不廢

韓奕篇有鏤錫疏謂特賜則崧高篇有鉤膺蓋亦特賜與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經文兩競字相連不應分作二義上帝是皇訓爲上帝所君義亦未安此朱傳不如古註處不但不顯成康不當從歐陽氏之說也

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傳云光廣也佛大也仔肩克也疏云佛之爲大其義未聞愚案西方聖人之號嚮謂經書無有不知此經佛字毛傳既訓爲大陸氏釋文又謂毛音符弗反與鄭之音弼者

不同則毛訓佛字音義並與西方相近朱子嘗謂佛經皆六朝文士潤色而成豈并其名號亦傅會中國聖人之書而立者邪

媒氏書年月日名古無八字之說可知矣

周禮大宗伯王大封則先告后土袁準正論曰唯周有王大封之文孔疏以爲封禪也周頌於皇時周陟其高山白虎通以爲太平封太山也至於禮器云因名山升中于天而鳳皇降龜龍假則禮記爲漢儒之書雖不明言封禪其爲封禪之義益較著而非若他經傳之猶爲揣度之辭矣

駉篇臧才作徂四字分配艮戎田駕四種不可移易不讀毛傳不知經文字義之精

實始翦商傳云翦齊也箋云翦斷也後儒多從箋義元和惠定宇先生引釋詁曰翦勤也言大王居岐而能勤勞王事猶文武之服事殷也毛氏不得其說鄭君尤乖於理愚案惠說援據爾雅立義甚高讀此經者不可不知此意

僖五年左傳大伯不從惠定宇以爲大王終時大伯不在故云不從非如杜氏不從父命之說

分始祖太祖爲二其說始於白虎通

雖之禘與長發之禘不同雖禘太祖既非祭法圜丘之禘又非大傳感帝之禘則此禘當為宗廟大祭可知（孔疏知釋天所云非祭天者以爾雅之文即云繹又祭繹是宗廟之祭故知禘亦宗廟之禘也）鄭志云禘大祭天人共之是也長發大禘則鄭志答趙商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則以祖配其祖（天即祖之所自出）從出之明文者是也

吳人俞琰玉吾叟（自號石澗道人）著大易集說十卷其言河圖洛書據書顧命天球河圖謂河圖亦玉之有文者崑崙產玉河源出崑崙故河亦有玉洛水至今有白石洛書蓋石而白有文者愚案周禮夏官

職方氏其浸渭洛其利玉石可與俞石潤洛書之說相發明辛丑夏四月余過洛水見河底果皆白石子

重罪旬有三日坐朞役周禮大司寇之職以下四節坐役差等推之則此三字疑係二字之譌抑或歲有置閏閏歲十三月重罪之人役月不得計閏故特以旬有三日坐顯役不計閏之義與

翟氏各以其物為媒而掎之此當是射雉賦曉媒之所本

毛西河謂蕃國諸侯即中庸九經所稱遠人者其解遠人之義甚精盡惟其如是故曰柔遠人則四

方歸之也

羿善射孔曰羿有窮國之君簒夏后相之位此古註也朱註改云滅夏后相而簒其位案滅夏后相乃過澆之佐寒浞也當羿時相實未滅邢疏謂與羿並稱王此即所謂簒夏后相之位者朱註云云蓋約略言之耳

歸餘於終非閏月當置歲終之謂此傳論先王之正時就每月之終言之蓋迤邐歸下積而爲閏也

文二年傳廢六關家語作置王肅註六關關名魯本無此關文仲置之以稅行者故云不仁惠定

字先生曰廢與置古字通公羊傳曰去其有聲廢其無聲鄭元答張逸曰廢置也愚案以置爲廢古義難曉或是本有是事舊曾廢之今復修之故卽以修廢爲廢亦猶治亂爲亂去汚爲汚之義與

世本曰桓公生僖叔牙叔牙生武仲體體生惠伯彭彭生皮爲叔仲氏見禮記疏愚案春秋纂例會大夫譜載叔仲氏自叔仲惠伯始註云叔牙孫叔彭生也則僖叔武仲但爲叔仲氏之所自出非卽叔仲氏也世本之言尚未明劃但武仲體之名纂例不載宜參世本以廣見聞

魯伯御不得入先公之列故文十六年左傳解云伯禽至僖公十七君

行狀二字見文十八年左傳疏謂四凶族皆以行狀驗而知之也推孔氏之意蓋以渾敦檮杌爲狀窮奇饕餮爲行故以此二字連屬言之

所有玉帛之使者則告杜意以爲奔者之身嘗有玉帛之使於彼國劉炫以爲國家有交好之國非指奔者之一身劉炫勝杜

衆散爲弱川壅爲澤據說卦坤爲衆據晉語坎亦爲衆今坎變爲兌兌爲毀折有散之義焉兌爲少

女有弱之義焉惠定宇必以兌爲剛鹵杜彖弱之說似不必然駁猶曰衆人之心至是一散則其勢遂弱也所以然者以法令壅而不行故也古人以坎水爲律銓取平之義川壅爲澤法律不行是故此傳之語水與律恒相閒言之坎卦彖傳云水流而不盈周禮草人云渴澤用鹿渴同竭蓋川流則不至於盈矣澤壅則易盈盈則有時而竭矣否臧且律竭也從律喻說到水盈而以竭水也應上川壅爲澤杜解以竭訓法敗似非夭且不整律也應上衆散爲弱此句杜解却就水言之似非○衆散爲弱夭且不整正取整散對言玩經文自明又從水喻說到律水盈猶律之夭閼不行也以竭

況軍之撓敗散去也總之荀林父將中軍則師九二也先縠佐中軍即衆也即其當奉法以行者也師旣之臨主帥有二壅遏渙散莫此爲甚故知莊子引易大意全在不行之謂臨一語當時下軍大夫精通易理如此

有律以如己也蓋謂主帥有法使人從己杜解不明

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杜意偏兩分言劉炫云兩廣之别各有一卒百人一卒外復有偏一兩二十五人兵法十五乘爲偏偏有一兩從之兩是偏家之

物故謂此爲偏之兩其實一廣十五乘有一百二十五人從之愚案乘廣駕說乃楚備豫之車也是故常時則十五乘爲一廣日夜更迭駕說以備不虞以其橫陳（平聲）故謂之廣臨用則仍是一乘爲一廣故右廣止許偃養由基爲御右左廣止彭名屈蕩爲御右決非一御一右能兼攝十五乘車也其君之戎分爲二廣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則常時之廣也王乘左廣王見右廣則臨用之廣也偏之兩定從劉說孔疏發明杜意以偏兩分言（謂一卒之外復有十五乘之偏并二十五人之兩言卒之者成辭婉句耳）則卒之二字雖云婉句

實不成辭左氏敘述兵法最為詳明何得僅贅閑文一二以致意思蒙昧不明若此

廣有一卒卒偏之兩蓋皆楚之精兵少少勝多多者觀養由基屈蕩為右可見

西京賦旗不脫扃薛綜註扃關也謂建旗車上有關制之令不動搖曰扃是扃為制旗之物也左傳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惎之脫扃孔疏既以廣為在軍之前載旆之車則脫扃之扃疑即西京賦註所謂扃以制旗者矣然左傳既言脫扃又言拔旆則左傳之扃又非制旗之物可知故杜解以

車上兵闌解之蓋扃爲橫木可以制旗亦可以約兵器傳解賦註並行不悖也又杜解兵闌宋本作兵藟因思東京賦李註引說文軬車藟閒皮篋車藟閒當卽車闌閒今說文作車笭閒皮篋惎字从心故有敎義說文引作𢍁訓爲舉則兩𢍁之絕句似於當日情景反不甚佳不如杜解之妙

衡紞紘綖之衡張平子東京賦引作珩李註引左傳亦作珩由此思之衡之用玉無疑也

桓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旣疏謂日月之體大小正同憑案日月之體大小不得正同惟其

日大月小故二體相近日光猶得溢出但中食也
若二體相遠月近日遠則人目所望近者常大遠
者常小故月之所映甚廣日光不復能見而日食
既矣

左傳拔旆投衡解云使不帆風差輕釋文帆本又
作帊普霸反愚案說文帛二幅曰帊通俗文帛三
幅曰帊廣雅云帳也準此思之則帊字得與帆同
義因思左太沖吳都賦迴靶乎行邪睨靶爲轡革
與觀魚三江文義不接而上文效獲衆註云衆一
作潀潀水會也於吳都言水會其不能外三江彭

蠡諸大水可知竊意迴靶之靶當爲帆字之譌既欲觀魚三江必先候風五兩迴帆邪晛將有乘風破浪之樂作爲水獵發端豈不情形畢肖爰誌鄙見以補李註之所未及

成六年立武宮當爲立武公之宮而卽取楚作先君宮告成事之義杜解謂既築武軍又作先君宮以一事爲兩事者非也然傳明言立武不得謂無耀武之意若但言立武公之宮而不卽取楚作先君宮告成事之義者亦非也

兩之一卒如云廣有一卒也車一乘曰兩舍偏兩之一

爲如云舍去車之半邉五十人內兩分之一也杜解偏兩蓋不可從疏引沈氏云聘使未有將兵車者今此特將兵車爲方欲教吳戰陳故與常不同愚案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此聘使也固不聞有兵車也至於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於晉然後兵車適吳留車敎戰此自是兩截事何者晉吳二國向未相通巫臣初使吳時即用兵車不特於禮不合抑且於事不宜從來有深情者必爲厚貌豈共轢率躁妄若是而所包藏之心之卒能有成也故沈氏之說知必不然

成八年左傳疏引史記屠岸賈誅趙氏殺趙朔趙同趙括而滅其族又公孫杵臼取他兒代武死程嬰匿武於山中云云以為與左傳背違馬遷妄說不可從也愚案此疏云云讀史記者不可不知

聖人作春秋時國史具在特提綱挈領以示褒貶非教人但閱此數語遂能盡知原委也今惟左氏一書記事最為詳實而後儒每多不信即如晉立太子州蒲以為君而會諸侯伐鄭經書晉侯杜氏謂太子州蒲稱爵見其生代父居位失人子之禮此等筆法藉非左氏及見國史何由得知啖氏必

譏左傳爲妄者非也

春爲發生生氣可觀故曰遊秋爲收成成功可喜故曰豫張平子東京賦云既春游以發生啓諸蟄於潛戶度秋豫以收成觀豐年之多稌薛註云秋行曰豫既秋行曰豫則春行但曰遊可知蓋先王之觀惟以物成爲可樂他無所樂也此原係古人成說可取以補註疏之闕

上林賦江河爲阹今本作江爲阹河阹與去實一字蓋遮禽獸令勿去因即以去名亦反語也

自地言之則地載水中庸曰振河海而不洩自天

言之則水實載地大衍鄭註曰天一生水天五生土夫水且先土而生安得謂非水載地海賦註引元中記曰天下之多者水焉浮天載地此古人精通物理之言也

讀書記卷五終